

《血证论》经闭证治思想初探^{*}

★ 张佳乐^{**} (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临床学院 合肥 230038)

摘要:通过研究唐宗海对经闭的论治,认为唐宗海以水火气血关系探讨经闭的病因病机,以经络学说阐释经闭的寒热传变规律,对其临证治疗经闭的理法方药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经闭的治疗提供思路

关键词:血证论;经闭;病因病机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An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Treatment of Amenorrhea in *Xuezhenglun*

ZHANG Jia-le

Clinical College of Acupuncture - Moxibustion and Orthopedic, Anhui University of TCM, Anhui 23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amenorrhea of TANG Zong-hai thinks that TANG Zong-hai used fire and blood to investigate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amenorrhea, meridian theory interpretation of amenorrhea of cold and heat transfer rule. To summarize the principles of treatment of amenorrhea so as to provide thought of therapy for amenorrhea.

Key words: *Xuezhenglun*; Amenorrhea; Pathogenesis

唐宗海,字容川,清末著名医家,其所著《血证论》是一部论治各科血证的专书^[1]。全书共8卷,系统的阐述了各科血证的病因病机及其疗法,书中对血证的阐释独具特色,每有创见,不失为中医临证的上佳之作。经闭最早见于《妇人大全良方》,亦名不月、月闭,即指女子超过18周岁以上,仍不见月经来潮,或曾来过月经,但又连续闭止3个月以上者,除妊娠、哺乳期等生理性闭经外,均称之为经闭。但对于病因病机,并没有系统的展开阐述,后世医家对经闭论述也都是不够系统,唐氏对于经闭的论述,颇具特色。在《血证论》中不仅列专篇阐述经闭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而且着重强调辨证要点,十分符合临床实践,且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笔者不揣浅陋,就《血证论》经闭的病症特点和论证方药归纳分析如下。

《素问·上古天真论》载:“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唐宗海认为阴血循冲任二脉,下于胞中,与天癸会合为经血,每月一行,是为月事。唐氏提出,女子以血为主,则水从血化而为经,唐氏借《黄帝内经》“阴阳和,故能有子”之论,提出女子阴阳相合则经行顺畅。但唐氏同时认为,“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换,除旧生新,旧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机……即如月信下行,是瘀去也。”唐氏将经闭证划分在血中瘀证之下,根据女子生理,唐氏提出经闭有四种证型,分别是寒证、热证、虚证、实证。

1 寒闭者,以温药下之

唐氏认为,由于积结冷气,而致的闭经,胞门为寒所伤,而肾在天为寒,寒则收引,肾水不足,可致经水断绝,其临床往往表现为经络凝涩,或阴中掣痛,

^{*}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510369017);2016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AH201610369026)。

^{**} 作者简介:张佳乐(1994—),男,2013级针灸推拿学专业在读本科生。E-mail:zhang_tcm@163.com。

上引腰脊,或少腹恶寒,绕脐寒疝,或寒气入侵,瘀血不行,留为石痕,唐氏认为此皆“霜凝冰结之象”,当以温药下之,用温经汤或附子理中汤,加当归、桃仁、大黄、细辛、牛膝、肉桂,温经散寒,化瘀通络。唐氏认为生化汤下之,尤为稳当,即以当归和血,桃仁、川芎破血行瘀而不伤正,炮姜暖胞宫,以炙甘草调和温中,共奏温经止痛之功,经通之后,再服肾气丸补肾气、益肾精收功。

笔者认为,唐氏此法为常规治法,寒邪所致的闭经,可从两方面着手,外寒或内寒,在温阳的基础上,外寒侧重强卫气,内寒侧重调营气,营卫调和,则正气内存,寒邪不得侵袭,临证针对寒邪日久的患者,应强调不可受凉,以防寒邪复侵。

2 热闭者,当平肝降胃

唐氏认为,胞为血室,血室为肝之所司,肝火横逆,从胞脉上迫于心肺,心肺之气,不得下通,则发寒热。因肝火上逆,血室之血不得下行,故而上逆心肺,造成经闭,而心肺之气不通,则聚为瘀血,留客上焦,发为寒热,唐氏提出,热闭临床多表现为头晕耳鸣,烦躁多怒,咳逆气上,乃肝火上逆上焦之象,治宜平肝火,降肺气,心血才可得以下注,因此,治以活血通经,当归芦荟丸,加桃仁,以补血清火;以丹梔逍遥散,加桃仁,火旺而益伤其血,清火则利于生血。

唐氏认为冲任二脉,起于胞中,上属阳明,若胞中血热火气上逆,随冲任两脉上冲,则会灼胃中津液,此乃胞气上逆,与阳明之气相合,而为燥动之证,临证可见头晕面赤,咽喉不利,发热口渴,咳逆喘息之象,唐氏提出“从阳明以折冲逆”的治法,即治以滋阴降气,以玉烛散养血清热,正邪兼顾,如脾胃素虚,不便攻治者,以玉女煎,加桃仁、丹皮活血化瘀,养胃生津,而唐氏认为《金匱要略》中清养肺胃之麦门冬汤“尤能逆折冲气”,唐氏的诊疗思路多从降阳明之气为主,“使气下达胞中,则经自通”,而唐氏亦提出,可从肾中引气下行,以通经之法,用六味地黄汤,加知母、黄柏、牛膝、桃仁,滋肾阴,引肾水下行,唐氏认为、此为引冲气下行“隔治之法”,笔者理解,金水相生,肾气降,则肺气亦随之降,而土克水,水降土亦降。

3 实证经闭,活血利水,引邪外出

唐氏认为实证经闭者,妇人少腹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此为水与血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唐氏在《金匱要略浅注补正》中提到:“水行则气行,水蓄则血蓄”,故以大黄下血,甘遂逐水,加阿胶去瘀浊兼养血。唐氏提出“今妇人热入血室,其血必聚结不得散”,因实热“阻其卫气,遇卫气行至其

间阻而不达,遂亦相争发为寒热,有如热状”,因此唐氏提出,当以小柴胡汤透达卫气,使邪热随卫气透达于外,则血分自清。

对于实证经闭日久,“藏坚癖不止”者,再加“中有干血,湿热腐变,化出白物”,瘀血化为癥瘕,唐氏认为可外用矾石研末,纳入阴户,燥湿化瘀;内服土瓜根汤,加黄柏、防己,《金匱要略》载:“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2]方中土瓜根、廔虫、黄柏清热活血化瘀,桂枝、白芍、防己通络止痛燥湿,唐氏提出如若小腹结痛,大便黑色,小便不利,明知血欲行而不肯利下,宜用抵当汤破血祛瘀,亦可用王清任膈下逐瘀汤,活血祛瘀。

4 虚证经闭,补气养血,填精生血

唐氏将虚证所致的经闭分为失血过多、房劳、生产过多、童癆、女子不得隐曲五类。大都为精亏血虚之征,多责之肝、脾、肾三脏,唐氏亦多从填补精血着手论治。

因失血过多,面与爪甲之色,俱浅淡黄白,唐氏认为:“血既从上而脱,更何从再注胞中,以为经水哉?”唐氏提出“宜止其吐衄之血,使其下行,再补其虚”的治法,此法与其治血四法相合,先止血后补血,则血生而气顺,精血可下注胞中,唐氏以四物汤,加牛膝、枳壳、降香、郁金、血余、童便、茯苓、甘草、阿胶,此法仿缪希雍“治吐血三法”中“降气不必降火”之法,用降香、郁金降气,牛膝引火下行,火下则血随之亦下。

房劳过度,过淫则精竭,肾中天癸之水消耗太过,不得潜藏,不至胞中,则不能引动冲脉之血,精气亏虚则经闭,唐氏认为此为“阳不倡阴,水不化血”阴精暗耗之象,因此宜“滋补肾水,以益天癸”,用左归饮滋阴养肾,三才汤养阴生津。

唐氏认为生产过多,则消耗母体精血,易致伤血,甚则血枯,以圣愈汤大补气血。而室女血枯,名为童癆,《女科切要》载:“室女经水既通,而至期复又不来者,面黄肌瘦,内热,是童癆。”室女正当血盛之时,而乃经少血枯,以致骨蒸肌热,面色枯白,两颧发赤,懒于饮食,皮干消瘦,咳嗽喘息,实乃一派阴虚发热之象,唐氏认为“此宜大滋其血之化源,使血骤生”,养阴血,而诸病乃退,以炙甘草汤益气滋阴,通阳复脉。

《素问·阴阳别论》载:“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王冰认为:“心脾受之,心受之则血不流,脾受之则味不化,血不流则女子不月。”唐氏提出:“女子不得隐曲,心念不遂,脾气抑郁,以致胃病,不思饮食,倦怠少神,怔忡(下转第 37 页)